

怎樣學習古文

周振甫 著

文史知識文庫典藏本

中華書局

怎样学习古文

周振甫 著

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怎样学习古文/周振甫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6
(文史知识文库:典藏本)
ISBN 978-7-101-08334-7

I. 怎… II. 周… III. 文言文-基本知识 IV. H1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7976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怎样学习古文 |
| 著 者 | 周振甫 |
| 丛 书 名 | 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 |
| 责任编辑 | 张彦周 包亦心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
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7 $\frac{1}{8}$ 插页2 字数108千字 |
| 印 数 | 1-6000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8334-7 |
| 定 价 | 29.00元 |
-

前言

《文史知识》的编者说：“近来收到读者来信，问到怎样学习古文，要就这个题目，写一组文章来谈谈。”对这个题目，有两种谈法：一是对初学古文的人谈，他们对唐宋以来的古文读起来有困难，即就读一般的古文来谈。针对《文史知识》的读者来信要求，正适于就读一般的古文来谈。一是就已经会读唐宋以来的古文，专就读先秦古文来谈，这就牵涉到训诂、校勘、通假、音韵等专门学问。这里仅就前一方面来谈谈，不牵涉到专门学问。就前一方面谈，古人也有不少谈到过的，古人谈到学习古文时，往往结合写作来谈，就写作方法说，古今文是相通的，所以在这里不妨连带谈及。

在谈到怎样学习古文前，先引《光明日报》1987年8月18日《北京召开汉语汉字讨论会》中的一段话：

讨论会认为，汉字是一种先进的意音文字，它把形音义集中在一个方块里，表意性强，可以区别同音词。汉字字形

短，信息储藏量大，便于快速阅读。记录同一内容，汉字比拼音文字所用篇幅短，这在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极为重要。与会一些代表指出，汉字的字形不直接表音，形声字的声旁用直音而不用拼音，这就使汉字具有了通四方通古今的优点，不同方言区的人，都可以通过汉字书写的语言交流思想，两千年前的古籍今人仍可读懂。因此，汉语是世上最优秀的语言之一。

这里指出“汉字字形短，信息储藏量大，便于快速阅读”；又指出汉字具有“通古今的优点”，“两千年前的古籍今人仍可读懂”。这两点都跟怎样阅读古文有关。就“信息储藏量大”说，在古文中更显得突出。古文中的一个单音词，由于它含有各种不同的意义，在白话里可以演化为好几个双音词，说明古文中的单音词，它的含义更为丰富。这里指出汉字具有“通古今的优点”，这又牵涉到汉字的古今义的差别。不了解古文中单音词含义的丰富，不了解古文中单音词有古今义的差别，就无法阅读古文。

比方“一”字，就古今义说，作为数词的“一”，古今义是相同的。作为纯粹义，如《书·大禹谟》：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作为“纯粹”义的“一”，是古义；按今义，成了双音词“纯一”。作为概括义，如《荀子·劝学》：“君子之学也，入乎耳，著乎心……一可以为法则。”作为“概括”义的“一”，是古义；按今义，成了双音词“一概”。作为同样义，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其揆一也。”这是古义；按今义，成了双音词“同一”。

作为统率义，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：“六王毕，四海一。”这是古义，按今义，成了双音词“统一”。作为专精义，如《礼·礼运》：“欲一以穷之。”这是古义；按今义，成为双音词“专一”。作为一朝义，如《左传》成公二年：“蔡许之君，一失其位，不得列于诸侯。”这是古义，按今义，成为双音词“一朝”。作为初次义，如《左传》庄公十年：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”这是古义，按今义，成为三音词“第一次”。作为或者义，如《孙子·谋攻》：“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。”这是古义，按今义，成为双音词“或者”。作为究竟义，如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：“靖郭君之于寡人，一至此乎！”这是古义，按今义，成为双音词“一竟”。

这样看来，古文中的字，信息储藏量更大，含义更为丰富，一个单音词有可能包括好多个白话中的双音词。这里又有古义和今义的差别。因此，读古文时，倘不熟悉古文中的一个单音词含有好多个白话中的双音词的意义，根据上下文，要从好多个白话中的双音词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来解释，不懂得这种选择，不懂得古义和今义的差别，就读不懂古文，这里讲到《立体的懂》，就古文中的一个词，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的具体解释，怎样掌握这种不同的具体解释，这是立体的懂所要解决的问题。古文中的一个词，有的是术语，要掌握它的意义，牵涉到理论方面，如孔子讲的“仁”字。怎样掌握这个词的理论意义，不作片面的理解，这也是立体的懂所要解决的问题。

讲到立体的懂，就离不开熟读背诵。目前大学校内同学学的

功课多，没有时间来熟读背诵古文，怎么办？再说，要死记硬背是苦事。怎么解决熟读背诵问题，怎么变死记硬背的苦事为“因声求气”的有兴味的事，这是“因声求气”所要讨论的。通过“因声求气”，来理解作品中的思想情感，进入作品，这就接触到古人怎样探索古文的艺术性，这就接触到对古文的鉴赏问题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里提出“六观”。结合当前的读者，来谈谈今天怎样鉴赏古文的“六观”。再结合鉴赏，试就古文中命意、谋篇、用辞等方面可资比较的作多方面的探讨，再进而对一家古文的风格作些探讨，再归结到作家在研究古文中的融会贯通。经过这样的探索，想通过“因声求气”，达到能阅读一般古文的目的，进一步作些研究，来探索古文的艺术性，来作对一家古文的研究。以上是针对读者的要求的设想，一定会有不恰当和不正确处，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教。

立体的懂

怎样学习古文？我们翻开《唐才子传》，在《王勃》传里，说：“六岁善辞章。”他六岁已经会写诗文了。当时的诗，就是古诗、律诗、绝诗，当时的文，即古文、骈文。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？再看《骆宾王》传，称“七岁能赋诗”；《李百药》传，称“七岁能文”；《刘慎虚》传，“八岁属文上书”，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。换言之，在唐朝，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、骈文、旧体诗，还会写古文、骈文和旧体诗。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？不是的。我们再

王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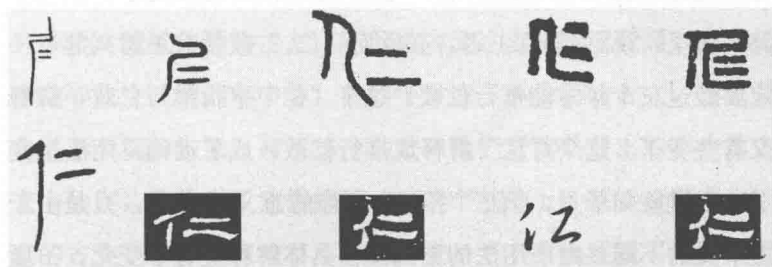
王勃像

看近代人，如康有为“七岁能属文”。梁启超“六岁毕业《五经》，八岁学为文，九岁能日缀千言”（见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）。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。那末，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代人，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，不仅会读，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。为什么现在人读懂古文会成问题呢？这当跟读法有关。

我曾经听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讲他小时的读书。开始读《四书》时，小孩子根本不懂，所以老师是不讲的。每天上一课，只教孩子读，读会了就要读熟背出。第二天再上一课，再教会孩子读，读熟背出。到了节日，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，七月初七的乞巧节，九月初九的重阳节，年终的大节，都不教书了，要温书，要背书。如在端午节要把以前读的书全部温习一下，再全部背出。到年终，要温习一年读的书，全部背出。到第二年年终，除了要背出第二年所读的书外，还要背带书，即把第一年读的书也要连带背出。因此，像梁启超的“六岁毕业《五经》”，即六岁时已把《五经》全部背出了；所以他“九岁能日缀千言”。因此，《唐才子传》里讲的“六岁善辞章”，“七岁能赋诗”，按照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的说法，他们在六岁七岁时，熟读的诗和唐诗一定远远超过三百首，那他们的会吟诗也就不奇怪了。

我向政协委员张元善老先生请教，问他小时怎样读书的。他讲的跟章锡琛先生讲的差不多，他说开始读时，对读的书完全不懂。读了若干年，一旦豁然贯通，不懂的全懂了，而且是“立体的懂”，它的关键就在于熟读背出，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。

假如不是熟读背出，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，读了一课书，记住了多少生字，记住了多少句子，这只是“点线的懂”。记住的生字是点，记住的句子是线。点线的懂是不够的。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关系而有变化，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具有不同的用法，记住了一个字的一个解释和一种用法，碰到了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。读一课书，记住了这课书中的生字，记住了这课书中的句子，这叫平面的懂。平面的懂只懂得这课书中的字的意义和用法；同样的字，在别课书中，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有了变化，就看不懂了。因此，平面的懂还不够，不够解决一个字的解释和用法的多种变化。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，开始读时不懂，读多了渐渐懂了。比方读《论语》，开始碰到“仁”字不懂，“仁”字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了104次，当读到十几次的“仁”字时，对“仁”字的意义渐渐懂了，当读到几十次、上百次的“仁”字时，对



“仁”字的几种字形

“仁”的意义懂得更多了。因为熟读背诵，对书中有“仁”字的句子全部记住，对有“仁”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，对于“仁”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，对有“仁”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，全都懂了，这才叫“立体的懂”。

一 词的具体解释

这个“立体的懂”有三方面，一方面是词的具体解释；一方面是一个词作为术语时，了解术语的理论意义；一方面是要读懂文章的用意。就词的具体解释说，如《论语》中的“仁”字，在《学而》篇里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这个“仁”字是指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，即仁德，认为孝弟是仁德的根本。在同一篇里，说：“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”这个“仁”不指仁德，是指具有仁德的人，“仁”的解释稍有变化了。在《里仁》篇，说：“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“里”指居住，这两个“仁”指有仁德的地方，相当于好的环境，“仁”的解释又有些变了。在《子路》篇里，说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假使有王者兴起，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推行仁政。这个“仁”字指推行仁政，解释又有些变了。这个“仁”解释成推行仁政，成了动词，用法也变了。在这些句子里，“仁”字作为仁德的意义没有变，只是由于上下文的不同，由于用法的不同，在具体解释上有了变化。不懂得这种具体解释上的变化，光懂得“仁”指仁德，碰到具体解释上有变化的句子就看不懂了。要是把以上举的句子都读熟了，懂

得了这些具体解释上的变化，这就是对“仁”字在解释上的“立体的懂”。

从前人读《论语》，就要把《论语》全书读熟背出，把《论语》全书读熟背出了，才会懂得“仁”字在不同上下文中具体解释的变化。用“仁”字作例，把《论语》全书读熟背出了，《论语》中别的不少的字，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解释的变化和用法，也都懂了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再去读别的古文，比方读唐宋以来的古文，不论唐宋以来的古文中的字，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解释有多少变化，它们的用法有多少变化，都可以理解了，这就是立体的懂在读懂古文上的好处。从前人读书，为什么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，就会读懂古文，不仅读懂，还会写古文，就因为他们小时，比方把《论语》全部读熟背出，对《论语》中的字有个立体的懂，所以他们在六七岁或七八岁时就会读懂古文了。再说，到了辛亥革命以后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学校里不读《论语》，改读教科书了，那时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，他们会读古文，又是怎样来的呢？原来当时的学校里，也教文言文，一到中学，就教传诵的古文，不但教古文，也要熟读背诵，当时的中学毕业生，读四年中学，在四年中读了不少篇的古文，读熟背出了不少篇的古文，有了这个基础，他们对读熟背出的不少篇古文中的字，也就有了立体的懂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就能读懂唐宋以来的古文了；即使有些字不认识，查一下字典也就懂了。因此要会读古文，不一定像私塾中的教法，一定要把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都熟读背出才行，像辛亥革命后的学校里，教学生熟读背出多少

篇古文也行。

学会读古文跟学会读外文相似。我向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请教，他小时候怎样学外文的。吕先生说，他小时读外文，老师要背，不是整课书背；老师挑出其中精彩的段落来要学生背，精彩的段落不长，可以背出。这次背出一段，下次再背出另一段，积少成多，就背出不少段落了。这是吕先生他们所以对英文有立体的懂的原因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：



《汉书》书影

“人读史书，节目处须要背得，始得。如读《汉书》，高祖辞沛公处，义帝遣沛公入关处，韩信初说汉王处，与史赞《过秦论》之类，皆用背得，方是。若只是略绰看过，心下似有似无，济得甚事！”朱熹讲读史书，挑重要节目处来读，跟吕先生的讲法相似。吕先生讲就一篇中挑精彩的段落来背，更为灵活可行。不论读古文或白话文，这方法都可行。吕先生小时学英语的方法，可以参考来使我们达到对古文或外语的立体的懂。

再说张元善先生结合熟读背诵来讲“立体的懂”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即培养语感。学习古文也是学习语言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‘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，则使齐人傅诸，使楚

人傅诸?’曰：‘使齐人傅诸。’曰：‘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（喧嚷）之，虽日挞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庄岳（齐街里名）之间数年，虽日挞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’”把方言区的孩子送到北京来念书，不用教他北方话，过几年，他的北方话就讲得好了，从发音到用词都北方话化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听到家里的大人讲话不合北方话的标准，还会起来纠正，他已有了北方话的语感了。学习古文也这样，熟读背诵了多少篇古文，培养了对古文的语感，对于古文的用词造句，尤其是虚词的运用都熟悉了，也就会理解了。再像读旧体诗，按照旧体诗的平仄格律来读，读熟了，再读人家写的旧体诗，一读下去，不合律的字句立刻就显出来了。好比懂北方话的孩子，听人家说不合北方话的字音和词汇，一听就可以指出来一样。对古文有了这样的语感，读起古文来就容易理解了。

在这里，“立体的懂”又牵涉到读的问题。读近体诗一定得按照近体诗的平仄格律来读，按照近体诗的节拍来读。近体诗的节拍分平仄，称平音步和仄音步，如“仄仄 平平 仄”，是三个节拍，两个仄音步，一个平音步。读时，仄音步的延长时短，平音步的延长时长，大概是二与一之比。这样，读人家写的诗，凡是不合平仄格律的，一读就显出来了。不按照平仄格律读，那末读人家的诗，即使有不合平仄格律的，读起来还恐不易分别。读古文也有讲究。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的《陈衍》篇，讲他五岁读《四书》：“一日，读《孟子》不仁者可与言哉条，一日，读《小弁》小人之诗也》章，喜其音节苍凉，抗声往复。父自外归，闻之

色喜曰：‘此儿于书理，殆有神会。’”说明小孩子读书时，到了读熟时也会有体会，从体会中会读出音节的疾徐抑扬来。这样熟读了，更有助于立体的懂。

对于立体的懂也不专靠聪明。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·章实斋》篇，称他：“幼多病，十四岁，《四子书》尚未卒业。十五六时，读书绝呆滞，日不过三二百言，犹不能久识。为文，虚字多不当理。廿一二岁以后，戢戢向长，纵览群书，尤好史部。”章学诚因从小多病，书读得少，记性也不行。正因为书读得少，记得少，所以到十五六岁时虚字还用不好。不过，到二十一二岁后，读了很多书，才通了。他的通，还是从读很多书来的。《现代中国文学史·王闿运》篇，称：“顾天性愚鲁，幼读书，日诵不及百言，又不能尽解。同塾者皆嗤之。师曰：‘学而嗤于人，是可羞也。嗤于人而不奋，无宁已。’闿运闻而泣，退益刻励，所习者，不成诵不食；夕所诵者，不得解不寝。年十五，始明训故。”那他是靠刻苦用功来读通古书的。不论靠多读或刻苦用功，都可到达“立体的懂”。

立体的懂还可用电子计算机来做说明，把两种不同的语文的词汇和语法等用软件放到电子计算机里，可以使它做两种语文的翻译工作。那末把几种古籍或多少篇古文熟读记在脑子里，或看了很多书，构成立体的懂，帮助阅读古文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问题是现在的学生要学许多门功课，参加工作的人工作很忙，都没有时间来熟读很多书，怎么办？现在我们不要求像从前人那样读很多古书，只要求能读懂一般的古文。解放前的旧制中

学只有四年，四年中学毕业时，对一般古文也可以读懂。因为在旧制中小学内，对教的一些古文和古诗词是要背的，背了多少篇古文和诗词，有了这点基础，他们就可以阅读一般的古文了。因此不要求像古人那样要熟读很多的古书，只要仿照旧制中学那样，规定在中学六年里要背出多少篇古文和诗词作基础，或者要求熟读古文中精彩的段落，积累起来熟读背诵多少段精彩古文，就都可以达到能阅读一般古文的目的了。

对于熟读背诵，也有不同意这种学习法的。1987年12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刊载李固阳同志《记忆、理解与常识》谈到了这个问题，李同志是赞同熟读背诵的，他说：

看了九月二十二日《大地》发表的杂文《常识与谈资》，我有点不同看法，想借一角之地来谈谈。谈到记忆与理解的关系，一般都认为应该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。这当然是不错的。因为这样才能记得更牢，也就是《实践论》说的：“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到它。”

不过，理解的基础却是记忆；什么都不记得也就谈不到理解。记忆的基础（或说是最基本的形式）又是机械记忆，也就是“死记硬背”。我们学外语不也得首先背单词吗？记得多了，才有比较，也才谈得到理解。鲁迅在《门外文谈》中就小孩子学话为例，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
至于记忆力，一般人都差不多。但也的确有记忆力惊人，类似“过目不忘”的人。例如大家熟知的已故陈寅恪教

授，有人说“他对《十三经》大部分能背诵”（见俞大维《怀念陈寅恪先生》）。但有的人却不信，认为这不过是传说。我却是“宁可信其有”。因为，类似背诵《十三经》的人还听说过一些。陈寅恪教授抗战末期在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时，我在那里学习。他那时已患目疾，讲课时闭目讲授，不看讲义，而旁征博引，令人吃惊。他还精通十几种语言，特别是梵文、巴利文等古代语言，都是首先要“死记硬背”的。

.....

这篇短文主要不是为了说明某个人能不能背《十三经》，而是想为“死记硬背”多少争一点儿地位。现在常听说学生的语文、外语程度提不高，我总觉得要学习就必须背记一些东西，而且记得多了，才能触类旁通。不一味地搞死记硬背是对的；但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：不记也不背。

这里提到“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”，“这样才能记得更牢”。照这样说，我们读一篇古文，只要对这篇古文的内容理解了，只要记住这篇古文的内容也就够了，不必费力去熟读背出了。这里还引了《实践论》说的：“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到它。”《实践论》的话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？《实践论》说：

……理论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、现象的、外部联系的东西，理论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，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、本质的、内